

抚松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政协吉林省抚松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目 录

教 育 篇	老百姓怀念史先生	李元东 楊万久	1
	回忆我的父亲马青山	馬云程	12
	国画家李子瑜	李宗尧	20
	没有休止符的人生奏鸣曲	李宗尧	30
	抚松县人参栽培史略	陈福增	42
创 业 篇	乘凉莫忘栽树人	王德富	52
	创业的年月	赵多文	59
	关东参王	王 琼	65

老百姓怀念史先生

——記撫松县教育事业奠基人 史春泰

1920年前后小县城撫松来了一位四十多岁，穿着长袍的讀書人。他是河北省清河县人士，是清朝末期的秀才，很有學問。到这深山老林里的小县城来干什么呢？那就是办学校、搞教育。史先生呕心瀝血勤懇“耕耘”一二十年，终于使这块“园地”里源源結出了丰硕的果实。

史春泰先生是撫松县教育事业的发起人、奠基人之一。他创办了撫松县第一所学校——撫松一小学，后来又创办了中学。曾历任小学教員、校长、中学教員、校长和撫松县农会会长等职。他生于1882年，卒于1941年。一生志在爱国、报国，以教育喚醒民族意識，以教育培养人才。为撫松县的教育事业建立了卓著的功績。

由于年久，調查的不够全面，只好回顧他的几个片断。

絞尽脑汁 竭誠办学

史先生是外地人，既无政治靠山，又不腰纏万貫，可想而知他要办学校，那会多么难。然而，史先生以报国的决

心，千方百計的要把撫松的第一所学校办起来。他既作“說客”，又学“道士”，到各个买卖家去“化緣”，有多敲多，有少集少，到处要小錢，磨破了“嘴皮子”，到哪儿都先說这套嗑儿：“我今天是来‘化緣’的，要办个学堂沒有錢，沒有办法，就得靠大家帮忙了……”接着他便講起了办学，培养人才，矢志报国的道理。史先生竭誠办学的行动，感化了很多入，所以，筹集了一个阶段以后，終于办起了撫松一小学，初招学生40多名，校址在現在的二商店处。史先生亲任校长兼教师。

史先生一心一意办学，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，都从心里佩服他。后来于1927年撫松成立农会，选农会会长的时候，选他当了会长。地位变了、威信高了，可他还是沒有放手抓教育，学校經費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用老办法，到各买卖家去“化緣”，也可称为募捐，史先生也结交了几位开明士紳，如：张万程、董民、刘千家长等人，他們都对学校給了不少資助。

办起了小学，后来又创办中学，房舍不够用的时候，史先生就动员学生，每家交两元錢，集資盖房子。其实那点錢不够用，为了省錢，他就領着学生自己托坯、当小工，終于盖起了三間大房子，地址在現在的党校南側的家屬楼处。六十多年前，史先生就是以这种“勤俭”的精神办学的。

后来，他为了解决教育經費問題，曾动员許多农民集資，要办一个金融合作社，結果房舍有了，货架子也打成了，但因故沒有办起来。才把这一部分資金轉到了文林书局。所以，后来中、小学不断接受文林书局的部分經費，正是这个緣故。当年，史先生在解决教育經費問題上，真是絞

尽了脑汁。而史先生本人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同受清苦 視生如子

旧中国念书的穷学生多，特别是农村，有的人家穷得冬天轮流穿一条棉裤。史先生办起学校后，家长往往开始把学生送来，可是，过一段时间便由于生活所累，又要退学。

但是，史先生从心里不愿意学生退学。如果有退学的他就问：

“退学什么原因？学用品买不起吗？那好，缺什么我给买，今后你的学用品我包下来。”

“是学费交不起吗？那就免费。”

“怎么，是吃饭问题，那好，只要你好好念书，吃饭我管。”

就这样史先生的家，长年有两三位学生在那儿吃住，而且分文不取。魏超群、冯国本、邢茂有、崔曦、马公利、金树奎等十几位学生，都在史先生家吃住过。邢茂有等人，没有辜负师长的教导，勤奋学习，积极工作，解放后曾任县房产科长、二轻局长等职务。崔曦曾这样向采访者说：“使我最为怀念的是，史老师挣的钱都培养了学生。那时，我家不仅穷，父亲还抽大烟，不让我念了。史老师把我找回来，他要供我上学，因为我自小学到中学总考第一名。后来，我和马公利都住他家吃，和学校韩老师住一个小屋。史老师的夫人，由于家境並不宽余，又添了这么多张嘴，心里並不情愿，但她要看史老师的眼色行事，所以我们仍可泰然读书。

金树奎也是个特殊的人物，只因为穷还有家口，史先生不仅让他在家里吃饭，还安排他在学校当工友，挣了钱好养家。

史先生不会吸烟，酒可少饮。但他在家从不饮酒，只是出外办公事以会长身份出面时，才勉强少饮一点。到了晚年，他有个小儿子，起名“玉湖”，长到八九岁时，吃喝穿戴从不让他过格，更不娇惯放纵，跟在史先生家里吃住的学生没什么两样。看来，称史先生“爱生如爱子”不为过分。不过，在学习上史先生要求玉湖要严于他人。他要求玉湖每天必得看书、背书、认字，如果有悞，则是脱不过训诫的。

一身正气 宁折不弯

大约在1935年前后，史先生的得意门生胡藎民，因秉公处理一件公事得罪了某位县长，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，送往奉天（沈阳）扣押。史先生据理力争，数次同这位县长交涉，他的义正严词把心虚的县长駁得窘态百出，张口结舌，从而反目，诬告他私通馮玉祥，勾结大刀会。因而把史先生逮捕归案，奉系军人把他装在木笼囚车之中，从撫松一站一站地解往奉天。虽然饱受屈辱和折磨，但仍毫无惧色，大义凛然。

就在史先生被押往奉天的同时，撫松的农会、参会、商会都派专人去奉天上保。最得利的人便是陈昆泉，他既是史先生的老乡，又是吉林镇守史陈昆林的叔伯哥哥。陈昆泉找到弟弟陈镇守史，把史先生的冤案予以陈述。陈昆林派人做了

調查。結果，所謂勾結大刀會等純屬不實之詞，即命令放人。這時，過堂的長官才說出心裏話，他說：

“過第一堂時，我看這個留着八字胡的文人，就不象造反的刀匪。”

史先生出獄了。當這位清癯老者見到撫松人的時候，第一句話便問：

“我的學生放出來沒有？”

答曰：“還沒放呢。”

他說：“哪天不放，哪天我就不回撫松。你們先回去吧，我在这繼續和他們交涉。不放人，我死也不回去！”

体察民情 与人为善

別看史先生對官府的淫威剛正不阿，然而對待老百姓，却是心慈面軟，只要老百姓求到啥事，他都是盡力而為。甚至就連兩口子鬧糾紛，只要他能幫上忙的，也絕不袖手。下面引出一件事：

1935年夏季的一天，旁學生金樹奎的舅丈人來找他，逼他出字據，和“未婚妻退婚”，這分明是嫌貧愛富，鬧得金樹奎進退兩難。這事被張夢周等學生知道後，要打抱不平。結果，把其舅丈人騙到學校教室里去。張夢周說：

“我們學校丟東西了，據說小偷賣錢給你了？”

“這他媽是哪的事！”

“你火什麼，先在那蹲一會”。

張夢周幾人去請示老師，有的老師喝喜酒去了，剩下兩三位老師不表态，後來，胡老師在桌子下做手勢，暗示叫

“揍！”結果，學生把那人架到操場好頓打。正打着，史先生遇見，吼道：

“干什么，學生隨便打人！”

“老師，他偷學校板子。”張夢周報告。

“他服了就行。”史先生說。

“服了嗎？”學生問。

那人明知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這是給金樹奎打抱不平，於是順水推舟地說：

“服了，我是真服了。我叫你們打苦了，惹不起呀，外甥女的事我可不管了。”據說這人當夜就逃回了蒙江縣。

第二天，金樹奎未婚妻來了，劈頭就問：

“你是學生會主席？你叫張夢周？你給我找舅舅好啦！”

張夢周緊躲，從教室躲到院子，那女子伸手要撓。張夢周火了，抓她衣領子一掄，把她摔倒在地，上去搥了兩三個耳光。女子氣極，跑到警察署告狀。張夢周趕緊找到史先生，把事情的根蔓告訴他，史先生听完說：

“噢，不怕。”

接着給他的學生當時的警察署長孫韞綱打了個電話：

“韞綱嗎？……對，那女子是叫學生打了。打輕了，應該把她押起來……”史先生說了經過“啊，對，教育教育嘛……”！

那女子真被押了起來，這邊史先生卻派人一日三餐的送飯。五、六天之後，史先生去見那女子，問

“打你該不該？”

“該。”

“你舅不是好人，他不該嫌貧愛富。”

“對。”

“你願意出來嗎？”

“願意。史校長給我找個吃飯的地方吧。”

“那行，上道德會吧。”

那女子果真被教育好了，很多年以後張夢周去過金樹奎家，小兩口日子過的很和睦。當然，她見到張只是臉紅了一陣子，却很熱情，已不計前嫌了。

史先生默默幫人不少忙，老百姓經常說：“史校長心眼好，是大好人哪。”

師生默契 同仇敵愾

日偽統治時期，酷愛祖國的史先生，在心灵上忍受着極大的痛苦。臨江縣拒日設領風潮的時候，他以撫松縣農會的名義，發去了聲援信和聲援電。表明支持拒日設領的嚴正立場。平時，他雖不露聲色，但對有反滿抗日行為的學生，却格外器重。有一天中二級的語文老師范喜雨，給學生出了一篇作文，題為“健康精神必寓健康身體論”。張夢周在寫作文時，其中對日本人支持開的大煙館，作了大膽的抨擊。到了晚上，史先生把他找去說：

“你的作文我看了，很好。不過對大煙館寫的太露骨，容易遭禍。比如其中這句話可改為‘豈僅為籌款計耶……’”看來先生隱晦反日要比學生更高一籌。

1934年秋季的一天，在撫松的老戲園子，日本人演電

影，一个学生想挤进去看，被日本人揪出来好顿毒打。为此，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。领头的便是胡文祥、张梦周。晚上他俩领了十来个学生，书包里装了石子儿，来到老戏园子。开头先把汽灯打灭，乘大乱之际，石子纷纷抛向鬼子，把好几名鬼子打得头破血流，“噢噢”乱叫，同学们却一轰而散。

当晚，胡文祥和张梦周怕第二天出事，就把老戏园子发生的事，向史先生讲了。只见他手捋八字胡，既没有笑容，又没有恼怒，停了半天才说：

“你们净惹祸。不要紧，明天有事找我。”

第二天，警务科果然来了七八个人。史先生从容地说：

“我的学生，绝不会打人。你说是谁打的，你来挑好啦。”

然后，他让学生站好队。那些人气势汹汹、虎视眈眈，绕着队伍走了两圈，一个也无法挑出来，悻悻而去。

后来，张梦周曾以“童子团”团长身份，对有的朝鲜人偷学校板子换咖啡一事，进行了查讯，并没收了朝鲜咖啡馆半信卦咖啡和海洛啉。结果得罪了三名朝鲜人翻译，他们疏通了日本人的副县长尙野宏。尙野宏责成独立守备队，稽查张梦周，一天找其谈话好几次，已是岌岌可危。史先生闻讯，立即去见县长张元俊和副县长尙野宏，他说：

“我以身家性命担保，张梦周绝不会反满抗日思想。”

经他多次说情，才使张梦周免去牢笼之灾。之后师生相见，就象根本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，当然张梦周不知史先

生为他說過情，更不知老师曾以身家性命相保使他免灾。

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。伪警察署长严月秋，仗势要抓一名无辜的学生薛学福，学生王蓋臣仗义而出，与伪警察打了起来。因他身强力大、又会几乎柔道，警察降服不了，于是用电话向日本人沙浦指导官求援。不久，沙浦来了，他长的胖敦敦、一脸凶相，用手枪指着王蓋臣說：

“你的，警察的打啦，抓起来的！”

王蓋臣滿不在乎，沙浦略一沉思，把枪收起，嘴里嘟囔：

“約西。”

他想用柔道擒拿。但是，两人經十分多鐘，誰也沒弄倒誰，反把沙浦累得大汗淋漓、气喘噓噓。后来，严月秋催喊近20名警察蜂拥而上，才把王蓋臣捕住，送进監獄。

史先生聞訊后，暗暗称贊王蓋臣有骨气，并立刻設法营救。他先去县长张元俊和参事官那里求情，結果不但被拒絕，反而說：

“打了警察、又拒捕，那能輕饒了嗎！”

史先生无奈，只好又去求駐軍混成第四旅旅长李裕平，李又去本了他的顧問、陸軍大佐駒井，才放了人。史先生以慈父般的心情，奔走乞求数日，才救出了敢于同日寇抗斗的王蓋臣。

永不忘怀 一代宗师

1941年农历4月的一天，为撫松教育事业操勞了近半生

的史老先生，溘然过世，享年66岁。噩耗传出，学生如丧考妣。这些大部分都是史先生輸送到社会上的弟子。此刻，三百多名弟子，全来奔丧。凡史先生弟子，一律臂戴青紗、胸挂白花，外交 5 元 孝金，多交不限。三百弟子，为自己的宗师，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。不仅停灵 7 天，而且請来道士念經。由弟子中的高才生韓國玉，总结老师一生撰写了祭文。辞灵时，亲友、弟子跪倒一片，並頌讀了祭文。停灵期間，还举行了追悼大会，前教育名流、县志总編輯車煥文致悼詞，当年为县长也出席了追悼会。

史先生大約是在1941年农历 4 月18日出殯。清早，天下着小雨，送葬的除了三百多名弟子之外，还有亲朋故旧和群众千余人。紙活、花圈、挽幛多得难以数計。盛殯先生遗体的是“四五六”的棺木，灵柩由大棺罩遮裹，64人一付杠，只有弟子才有資格換杠。罕見的送葬队伍，浩浩蕩蕩地奔向南甸子窩沟壑地。史先生唯一的儿子史玉湖，这年才10岁，送葬时无法跟上队伍，只好一会放坐前杠抬着，一会由人背着。当然，那时他还不会理解，人們为啥如此尊崇和拥戴自己的父亲。这就是一位教育家，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。

史先生辞世三年后，在1945年，他的弟子为了永志怀念，又在县城郊区馬鹿沟江边的岔道口上，豎起了一座“史公碑”，由碑身、碑座两部分組成。碑座长105公分、寬24公分、高200公分。碑身高約3米。碑的正面，是由张万程写的“史公碑”三个大字，碑的背面，刻有概括史先生業績的碑文，据說是由郭长仁起草。碑的背面还刻有县长的題詞和捐款豎碑学生的名字。豎起史公碑，不仅仅是史先生学生的一片心意，也是撫松人民和整个社会对一代宗

师——史老先生由衷的敬仰与怀念。

遗憾的是在那“史无前例……”的年代，有几个被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绞昏了头脑的造反派，把座石碑搞得荡然无存，然而，竖在人民心中的这座碑，是永远也搬不掉的。

李元东 楊万久搜集整理

注：本文曾得到靖宇县政协、浑江市八道区政协、露水河镇委、县老干部局，以及张梦周、閻得礼、許金鐸、李波、乔光昌、孙宪章、刘明璞、郭长林、崔曦、王秀臣、史玉湖等同志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表谢意。

回忆我的父亲馬青山

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同志，要我写一篇关于我的父亲馬青山的回忆。我說没有什么好写的，写不好。他們說，他做为撫松县教育界的一位老同志，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无论如何也要写一点材料，以便撫松人民对一位历史上的老教育工作者，有所了解。这样，我就只好写这一点了。

父亲1906年生于撫松。讀了一年私塾，六年小学，1922年毕业于临江师范講習科。

1923年，他19岁，开始了教育生涯，在第一小学当了教員。先是旧中国，后是伪滿洲国，做了14年小学教师。朝鮮人民的伟大領袖金日成主席，就曾在他任教的第一小学讀过书。撫松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李永祥、韓介民、谢宗弼等人，都是他的学生。老教师閻德礼、梁延和也是他的学生。

1937年后，他当了教育股的科員。以后又当了教育股股长，主管县里的小学教育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于1950年他又参加了教育工作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，辛勤地工作着……

父亲的一生，是教育工作的一生。撫松县教育事业的奠

基人之一的史春泰老先生，是他的受業恩師。史老先生的品德、學問，對父親的影響極深。立志開發撫松縣的教育事業，是他的夙願。他不僅自己致力於教育事業，同時也大力支持子女從事教育工作。

1948年，我要參加工作的时候，有两个地方需要选择。一是學校，一是銀行。我找父親拿個主意，他當即就說，還是當教員吧。這樣，我也做了一輩子教育工作。在他的影響下，我們一家人，從事教育工作的不在少數。我的二弟妹是中學教師，三弟妹是小學教員。我的一個侄兒、兩個姪女也都先後參加了教育工作。雖說不夠教育世家，也是老少三輩了，現在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的話，將會非常高兴的。

教師這個崇高的職業，它既負有造就人才的責任，也是一個做學問的工作。從母親的口里聽到，父親是史老先生的得意學生之一。史老先生的事業心與刻苦學習的精神，是激勵父親不斷前進的重要因素。我讀小學以後，逐漸明白了一些事體，經常見他抱著一本書，唧唧噥噥地唸，晚上躺在炕上也唸，他還經常伏在桌上寫字，有一次，我好奇地問：“我們小學生天天念書、寫字，你們大人怎麼也念書、寫字呢？”父親樂了，他說：“你們還是小孩子，不懂這些。學問是沒有止境的，越學越深，天天學也學不完。沒有學問的人，一輩子也不能有所做為。我當過老師，更知道學問的重要。沒有學問的人，教不好學生，也不會有個人的威望。”我明白了，父親之所以在文學和書法方面有較深的造詣，也是他刻苦學習的結果。父親的學習也確實好，他曾在業餘日語學習的考試中考過第一名。

名望高了，社会服务的事情也多了，求父亲写字的人很多，我們当子女的不懂事，感到父亲有能力，很自豪。但是，他却不自滿，很謙虛。我在国高讀書的时候，一天語文老师张錫为先生，把我找去了，求父亲写字。当时，我很惊讶，张老师的文学水平很高，怎么能写不好字呢。父亲說：“张老师写的字也很好，他找我写字只不过说明誰更擅长哪个功夫而已。”接着，他又告誡我說：“为人不能自滿，不能会点什么就自以为了不起。找我写字並不說明我写的就是最好的了，比我写的好的人多着呢。单从字來說，还要看誰更长于哪种字体。”接下去他又問我：“你知道史公碑吧，你說那三个大字是誰写的？”我說：“不是您写的嗎？”他說：“那是天成永的老板张万程写的。这种字体他就比我强。”母亲在旁边說：“你爹爹你那么大的时候，写的字又埋汰又不好，还不如你現在呢。有一回，他交的大楷就叫老师給摔了。从那以后，你爹有了志气，才把字練好了。”母亲又說：“你得有点志气，好好学，好好写字，別給你爹丢人。”

书法是他老人家的长处，做画也是他的爱好。当初，我們只知道他长于文学，善于写字，並不知道他还愿意做画。春节的晚間，孩子們都愿意叠个灯笼滿街跑，我和弟妹們也不例外。一张做紙，画上山水与花鳥，叠起来用刀尺挤上小槓，再糊上硬紙片就成了。一天我正在吃力的画着，父亲下班后看見了，他說，我給你們画吧。不一会儿，画了三张。一张山水，一张花卉，还有一张是花鳥。象极了，我們都很高兴。后来，我們发现他在繪画方面也是下过功夫的。在他的书籍里，不仅有名人字帖，还有《芥子图画传》和《六如画

稿》等著名的画譜

父亲的刻苦精神，坚强的毅力，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1952年，調我到中学任教。当时，真有些气馁，父亲鼓励我：“只要你能努力学习，自会胜任的。”今天我之所以在自学上有点成绩，能适应教学业务的需要，其中原因之一，就是父亲给我的影响。

东北淪陷之后，日寇大肆杀戮中国人民，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，尤为利害。安东事件传到撫松以后，人人心中不安。父亲当时虽然担心自己的安危。但他最感忧虑的还是他的老师史春泰老先生。史老先生德高望重，正是日寇屠杀的对象。父亲经常和他的同学为他老人家奔波。

伪滿十四年，父亲的政治态度，就是“胡弄鬼”。对那种环境是无法摆脱的，只有虚与周旋，消极应付。有一天，上班時間已到，他还躺在炕上不动。母亲問他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父亲說：“不忙，不用去早了。”母亲說：“怎么回事？”父亲說：“出張，派我們下乡。”接着他又說：給鬼子办事不用認真。就是胡弄鬼吧。能保住一家大小平安无事就万幸了。”

仇恨与蔑視日寇的思想，在父亲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。解放后，在一中工作期間，他写过多篇文章，如《金日成將軍二三事》、《黑熊助战》、《草爬子咬鬼子》等等，歌頌抗联的英雄战士，揭露日本鬼子的凶恶面目和虛弱的本質，以抒发他的仇視日寇的心情。美帝侵略失敗之后，肯尼迪之流在世界人民面前灰头灰臉。父亲又联系日本鬼子失敗的下場，給他們以无情地打击。他在一篇文章里曾写道：

东条、希特勒前面引路，